

## 楼房

□ 徐海成

前些日子回家，晚饭过后出去走走，听村里人闲聊，都是东边哪户人家生了二胎，后面哪户人家老人过世，都是些我不爱听的东西。

回到家，见母亲坐在门前，像是看着门前的马路，又像是看着远方的树。我问她：“妈，看什么呢？”她指了指前面那户人家：“你看，他家也起楼房了，全村就我们一户人家没起楼房了……”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赶紧开个玩笑：“哈哈，起楼房干什么，我恐高！”妈妈笑笑不作声，盯着远处那一块块砖头砌起来的小二层。

我想：她是不是在心里责怪父亲？怪父亲生那样的病，把这个原本安逸的家变得破碎不堪？可我清楚，哪怕她真这么想，我也不可以怪她，因为父亲得病过世对一家人来讲，尤其是对母亲，本就是无尽的折磨。

我坐在母亲身旁，同她一起看着那楼房。再看看我自己的家，显得更不起眼了。母亲的眼神逐渐空洞，估计是有了自己的心思。许久，她拉起我，把我带到西边小房间里。

母亲指了指上面，是用长木板搭起来的一个小平台，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木头，在我印象里，已经摆了10多年了。可我一直不清楚摆在那里到底有什么用，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母亲嘴唇微颤，回答道：“这些木头是你爸从别的地方买回来的，是留着起楼房用的，都是上等的木材。谁知道他得了这个病，木头也就这么摆了10多年。”我继续保持沉默，站在她身旁，看着她那双略带浑浊的双眼，涌出一股心酸。

母亲看看我，又看看这个小房间，问我：“你会不会嫌弃我没本事盖楼房啊？”说完，她故意躲开我的眼神，摸着有些掉漆的墙，等待着我的回应……“啊？”我假装没听见，想以此搪塞过去，这个问题我从没想过，我也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，可谁曾想她又重复了一遍，这一次她的声音更坚定了一些，夹杂着些许的自责。“盖楼房有什么好的，就是浪费钱。这个小平房还不是一样住啊？再说了，那些盖了楼房的人家能一下子睡几个房间啊？还不是跟咱一

样，一个身子只能睡一张床。妈，我现在赚钱不容易，这么多年您赚的钱都供我念书了，我哪可能怪您呢？”其实我想说的是：“您赚的钱都给父亲治病了，我不可能怪您。”可这么多年我都害怕提起“父亲”两个字，担心触起母亲多年来心底积压的忧伤。

我的回答让母亲的眼眸重新亮了起来，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很快得到了大人的原谅那般。或许母亲想问这个问题很久了，或许我该早些对她说这些话。

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其实很希望家里盖楼房，感觉楼房多气派啊！小时候去别人家玩，走到他们家二楼，我都会对“二楼”充满好奇，希望我家也能早些盖个楼房。后来慢慢长大些，对楼房已经没有丝毫的渴望，甚至都不会想起盖楼房这件事，我只希望这个家一直在。

生活啊，不要再让亲人离开我了，我从不奢求大富大贵，只希望从今往后，我的这个家能够一直在，我们一家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。

## 与冬天抗衡

□ 胡可

天上流云的针脚太疏，让冬天哗哗啦啦地泄了一地。人们对冬天的到来，有点害怕，有点措手不及。刺骨的严寒，就像屋檐下头挂着的冰锥，日益丰满。

冬天的风乖张，不近人情。它肆无忌惮地在外面奔跑、咆哮。筋疲力尽时，便在我的周身恶作剧似的喘息。冷意使我咬紧牙关，打了个寒颤，最后却只好裹紧大衣。半落不落的枯叶伶仃地挂在枝头，冷霜覆在上头，压断了叶梗。枯叶摇摇欲坠、断落，悲痛地与树枝做了诀别。黄褐色的土地，被冷气与寒霜盈满。硬得就像是老军鞋的鞋帮。踩起来，“啞啞”响，折磨又压抑。

我不再忍耐，要把冬天扔进大锅里烹煮。灶膛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烧着，把属于冬天的香气驱赶出来。炽热滚烫的火舌，不太安分地跳动着。火与柴终究选择投靠我，做了“刽子手”。于是，冬天终于现出了它的原形。红薯、板栗、玉米的香气萦绕在我的鼻尖。屋外，冷意与寒气四起；屋内，温暖与香气四溢。我小心翼翼地用湿布握住红薯，又龇牙咧嘴地呼气。红薯暖暖的，把我寒透的心都化成了水。暖气直逼心头，周身上下没有哪里是不暖的。

调皮的雪花趁我们粗心大意，从空中蜂拥似的侵袭着四野。于是我们只好投

降、妥协。之后，所有的一切都被雪占领了。雪的脾性各不相同。有的轻柔至极，缓缓坠落；有的狂狷刻薄，一路长驱……我们穿上毛衣，带上手套，围上围巾。我们镇定地看着景色更迭，万物披新。旧的已旧，新的将新。似乎有时候，束手投降，也是一种好的策略。

面对雪，我们转换了心情，更换了想法。寒冷不再使我们害怕，冬夜也拿我们没了办法。我们直面冬的酷意、冷气。我们选择冬泳、冬跑、出门寒暄……做了一切与冬相抗衡的活动。它见我们如此嚣张，便加码加量。冷风卷土重来。它灌进喉咙管，想把我们的肺叶冻僵。我们置之不理，仍然选择砥砺前行。

这一刻，似乎景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。细细打量着：世界洁白无瑕，银装素裹，纯净平和。雪花厚厚堆了一层，成了厚实、绵软的被。世界上的一切仿佛都在它的下面安静地酣睡着。风刮过，掀起一层雪纱。雪细细柔柔的，就像是松饼上淋的枫糖浆。

面对季节的变化、世界的变化，我们要如何处理？这似乎是个难以回答的哲学命题。直至，在这个冬天，我交上了自己满意的答案。冷气、寒意就像是困难与荒诞，它们横布生命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静看时间流逝，万象更新。

## 黄板与壁虎

□ 羊斌

黄板，是表妹这个养花专家推荐给我的，黄色粘板一块，挂在花草之间，小飞虫小蚊蝇见之甚喜，喜极而终。

那日傍晚到家尚早，工作室门口长椅上坐着两个老人唠嗑。长椅两边各有一只大木箱，是我们种的风车茉莉和黄木香，藤蔓缠绕，绿意盎然，几块黄板在其间隐约飘摇，煞是好看。

其中，一个婆婆见到我，伸手一指，那里有只壁虎！

闻言望去，天哪！一块黄板上赫然粘着一只很大的壁虎，全身紧贴，纹丝不动。婆婆又说，昨天就在上面了。昨天……就在……上面了……我和女儿面面相觑。

作孽啊！我赶紧把黄板解了下来，想着扔垃圾桶去，眼不见为净吧。刚解下，忽然发现这壁虎尚有一后足在板外，轻轻动了一下。

还活着！

既还活着，那就得想办法解救。女儿立刻回去找了

一根小棍给我（她最怕这种软东西，只肯站得远远地观望，乱出各种馊主意），我拿小棍戳了戳，黏性太足，粘得太牢，看样子把这壁虎戳烂也休想弄下来。

无奈扔了小棍，直接上手。从小到大见过无数壁虎，从未敢用手触摸，今日算是破例了。触感微凉，与田鸡类似，倒也还能接受。我先从它头部开始扒拉，拉得嘴巴大张，下颌还粘在板上，面积太大，动作无效，只得转向尾巴。慢慢拎起尾巴，往板外放好，再去拎另一只后脚，还没动作呢，尾巴一卷，再次粘了上来。

婆婆捡起小棍，帮忙摁住我再次提起的尾巴。我又慢慢把它的后足、肚皮、前面两只一点点扒离黄板，还剩一个大头——以前从没觉着壁虎的头大呢，这一刻整个下颌平展展粘在黄板上，却简直可以用上“辽阔”二字，只好一点一点撕开来。真的只能是撕，仿佛只有一张薄薄的透明的皮还与黄板紧密相连，不舍分离。

还好壁虎没有声音，否则必然是一边哭一边骂，骂我挂的这劳什子黄板害人，也不知道弄个警示牌。然后我被骂到气呼呼威胁不再管它，再然后么，它当然又只得软声求我，求一声不够，得一叠声求，嘴巴里是哀求，眼睛里都是怨毒。我撕一毫米，它就哭骂求一遍。我再撕一毫米，它就再哭骂求一遍。

大概就是写这么多字的时间，终于把它的大头完好无损地撕了下来。如今它整个都在我手里了，我却并不想欣赏它，一秒也不耽搁，立刻把它放到地上。然后，一瞬间，它消失在种花的木箱下面。

咦？连声感谢也没有，我还有话要叮嘱它呢：

以后别那么馋嘴，别看见很多虫子就以为撞上大餐了啊！

回头给女儿出了一个思考题：为啥那么多虫子粘上，我们都熟视无睹，对一只壁虎却不能袖手旁观？

